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与零起点汉语教材编写 ——德语区高校本土化汉语教材设计面临的挑战

孟令奇 MENG Lingqi

【摘要】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发布后，对新汉语教材的需求随之产生。在依据该标准编写德语区高校零起点汉语教材时，教材编写者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语音方面，《等级标准》初等一级所选的音节无法完全满足系统学习拼音的需求；词汇方面，《等级标准》所选词汇有时无法完全满足教材编写时特定交际话题的词汇需要；语法方面，《等级标准》语法推进的速度偏慢，且语法和词汇不匹配的情况时有发生；汉字方面，在教学实践中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认写分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依据《等级标准》编写实用、好用教材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汉语教材；德语区高校

2021年7月1日起实施的《国际中文教育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旨在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学习、教学、测试与评估”提供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21：1）。《等级标准》研发的主要负责人刘英林（2021：7）进一步指出：“我们应在《等级标准》引领之下，开发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标准/课程大纲，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写，这是非常重要的。”

《等级标准》所确定的“三等九级”体系对汉语学习者每个级别应习得的语音、语法、词汇和汉字等要素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一方面使得教材编写有章可循，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对于希望严格按照该标准编写教材的编者而言——这一标准也可能会限制他们在语言要素选择上的自由度。

根据《等级标准》的规定，适用于零起点教学的初等一级共包含269个音节、500个词汇、48个语法点和300个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21：1）。下文将从这些语言要素出发，结合德语区高校的汉语教学实际，在音节、词汇、语法、汉字四个

方面详细探讨在依据《等级标准》编写德语区高校零起点汉语教材时，教材编写者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 在语音方面，《等级标准》中的音节量化指标在何种程度上满足德语区高校零起点阶段汉语教学系统学习语音的需要？
2. 在词汇方面，目前德语区高校零起点汉语教学所采用的主要教材在多大程度上涵盖了《等级标准》初等一级中所规定的词汇？教材中的超纲词汇有何特点？
3. 在语法方面，《等级标准》初等一级语法大纲与词汇的匹配度如何？
4. 在汉字方面，《等级标准》所秉持的“认写分流”原则是否与德语区高校零起点汉语教学的教学要求相适应？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讨论，揭示依据《等级标准》编写德语区高校零起点汉语教材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引发教材编写者的思考，从而为创造性地解决教材编写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准备条件。

一、《等级标准》中的音节量化指标与教材编写

《等级标准》初等一级中 269 个音节（含声调）的选取与词汇的选取有着密切且直接的联系：该级别 500 个词汇共包含 300 个汉字，而 269 个音节又对这 300 个汉字的读音进行了全覆盖，从而使得音节、词汇与汉字三个要素具备了整体性。该级别词汇表中所选取的词汇均为常用、基本的词汇，这就保证了音节表中所列出的音节也为常用音节。

从目前德语区高校零起点汉语教学的实践来看，在一开始的阶段进行集中、系统的语音或拼音学习是比较常见的做法。系统学习语音要求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教材时一方面能够完整地对应声母、韵母和声调等语音要素进行展示，另一方面能够提供足够多的练习，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难音”的训练。因此，考查初等一级的 269 个音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覆盖所有的语音要素，是否包含足够多的“难音”供学生练习，对教材编写者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 269 个音节的覆盖面来看，其涵盖了“普通话声韵拼合表”（黄伯荣/廖序东 2017：77-78）所列 406 个基本音节（即不带声调的音节）的 191 个，覆盖率约为 47%。考虑到汉语中各音节的使用率差别很大，47%的覆盖率尚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分别考查声母和韵母的覆盖率或许是更为恰当的方法。初等一级的 269 个音节对汉语拼音中的 22 个声母（含零声母的情况）进行了全覆盖，并覆盖了 39 个韵母中的 35 个，未包含其中的 4 个韵母分别为 o、ueng、ün、ê。除了韵母“ê”在教学中很少涉及之外，其他三个韵母在系统学习语音时都应该或多或少进行练习。因此，初等一级的 269 个音节虽然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声母和韵母，

但单纯依靠这些音节尚不能够完全实现系统学习拼音的目的，在编写教材的语音部分时还需要进行适当的补充。

根据教学经验和教师的反馈，对第一语言为德语的学生而言，语音学习的难点主要集中于：中响韵母 *iu*、*ui* 和 *un*，舌尖前音 *z*、*s*，舌尖后音 *r* 以及舌面前音 *j*、*q*。在进行语音练习时，这些音宜作为重点训练。初等一级所包含的 269 个音节虽然基本覆盖了这些难音，但在两方面略显不足：一是舌面前音与撮口呼韵母拼合的音节过少。269 个音节中包含的此类音节仅有 *jue*、*qu* 和 *xue* 三个，*j*、*q*、*x* 与韵母 *iong*、*üan* 和 *ün* 相拼合的音节均未涉及。二是含声母 *r* 的音节过少。269 个音节中仅涵盖了 *re*、*ri*、*rou*、*ren* 四个音，难音 *ru*、*ruo*、*ruì*、*run* 未包含其中。

综上所述，考虑到语音学习阶段教材编写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教材编写者宜对《等级标准》初等一级所规定的 269 音节进行一定的补充。除了补充该级别未涉及到的韵母外，还应该针对教学对象的特点，补充一些难音节用于练习。

二、《等级标准》中的词汇量化指标与教材编写

《等级标准》初等一级共收录词汇 500 个，词汇的选取标准主要参考了《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普及化等级分档分层词汇表、“国际中文教材编写指南”高频词表、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历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及《HSK 考试大纲》词汇表等（刘英林/马箭飞/赵国成 2021a: III）。

从教材编写的角度看，比较《等级标准》初等一级 500 词与德语区高校所使用的汉语教材前 500 词的契合度，可以更容易地发现依据《等级标准》编写教材时在词汇的选取上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根据 Guder 与 Burckhardt (2021: 28) 的调研结果，德语区高校汉学系使用的汉语教材中，排在前四位的分别为《新实用汉语课本》（刘珣 2009）、《中文听说读写》（Liu 等 1997）、《博雅汉语》（李晓琪 2013）和《精彩汉语》（信世昌/梅嘉乐 2014）。选取这四部教材出现的前 500 个词汇¹，与《等级标准》初等一级的 500 个词汇进行比对，得到的结果如下：

¹ 《新实用汉语课本》选用第二版德语版，前 500 词截至第二册第 16 课第 1 个词；《中文听说读写》前 500 词截至 Level 1, Part 2 第 12 课第 15 个词；《博雅汉语》选用第二版，前 500 词截至初级起步篇 I 第 22 课第 14 个词；《精彩汉语》前 500 词截至第 7 课课文生词表第 66 词。

表 1: 《等级标准》初等一级与德语区高校常用零起点教材词汇对比结果

教材名称	选词数量	其中初等一级词汇数量(覆盖率)	超纲词数量
《新实用汉语课本》	500	233 (46.6%)	267
《中文听说读写》	500	233 (46.6%)	267
《博雅汉语》	500	249 (49.8%)	251
《精彩汉语》	500	232 (46.4%)	268

表格来源: 自制。

从以上对比结果可以看出,《等级标准》初等一级 500 词在所选四部教材前 500 词中的分布情况基本一致,其覆盖率均略低于 50%。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各部教材的超纲词是否存在共性,二是初等一级的 500 词中究竟有哪些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部教材中,这些从未出现在教材中的初等一级词汇有何特点。

从四部教材包含的超纲词来看,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是超纲的名词居多,这些名词大多与特定的话题内容、场景相关(如与“颜色”这一话题内容相关的词汇:红色、黄色……,与“在饭店点菜”这一场景相关的词汇:菜单、服务员、口味……)。四部教材的超纲词汇除少量常用词外(如怎么样、为什么),重合的词汇并不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四部教材在话题内容和场景的选择上各有特色。从话题、场景的角度反观《等级标准》初等一级提供的 500 个词汇,不难发现,对于某些零起点汉语教材中常见的话题和场景,初等一级的 500 个词汇并不能完全满足教学的需要。例如对于询问工作这一话题内容,初等一级的 500 个词汇中仅包含“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工人”、“老师”、“医生”七个词,其他教材中常涉及到的、常见的职业,如“经理”、“职员”等,均未包含在内;“天气”包含在初等一级 500 词内,而与天气相关的其他词汇仅有“雨”、“下雨”、“风”三个,很难构成独立的话题内容。

《等级标准》初等一级的 500 个词汇,共有 135 个在四部教材的前 500 词中均未出现。这些词以名词居多,大多不具有明显的分析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 135 个词中包含大量可以看作单音节补语的词条,如:“出来”、“打开”、“关上”、“回去”、“记住”、“看到”、“看见”、“起来”、“听到”、“听见”、“找到”、“坐下”等。所选四部教材中之所以未出现这些类词,是因为这些教材更倾向于将以上表达看作单音节补语而非词汇,而作为语法点的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出现在教材更靠后的位置。在《等级标准》语法等级大纲中,这两个语

法点也被归入二级。在尚未系统介绍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前，上述词汇不是作为个别现象，而是大量出现在初等一级词汇表中，这一点是否合适有待商榷。

综上所述，《等级标准》与现行、常用汉语教材的在初级阶段的词汇选取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编写教材时，一方面应考虑根据话题和实际需要进行适当的词汇补充²，另一方面也须进一步斟酌词汇和语言点的匹配问题，必要时或可考虑将部分语言点提前处理。有关词汇与语言点的匹配问题，也是语法角度需要考查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第三部分也会进一步讨论。

三、《等级标准》中的语法量化指标与教材编写

语法大纲并不属于《等级标准》的正文部分，而是归入了“附录A”。该大纲研发团队成员金海月、应晨锦（2021：12）曾对其原因作过如下说明：

《语法等级大纲》之所以以‘附录’的形式呈现，是因为其尽管较之前的语法大纲有一定的发展，符合国际化新理念、新体系、新规范，然而在目前学派林立的情况下若要直接纳入国家标准，在学界争议较多，难度较大，短期内难以形成共识。

两位研发者在《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语法等级大纲研制原则》（同上）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语法等级大纲制定的细节。对于教材编写者而言，除了要考虑语言点的难易程度、常用程度、习得顺序外，由于词汇本身所具有的语法功能，同一级别内语法和词汇的匹配度也至关重要。

初级阶段语法和词汇的匹配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总体教学设计的角度看，语法教学的进度要与词汇量的积累相匹配，既不宜太快，也不宜太慢；二是出现了含有某些语法功能的词汇，相应的语法点也最好能够同时进行讲解（比如某些特定的动词与兼语句、双宾句，介词“把”、“被”和“把”字句、“被”字句等）。

从《等级标准》语法大纲来看，初等的210个语法点基本覆盖了单句语法中所有重要句式的基本用法³。《等级标准》初等所对应的词汇量为2245个。以完成单句语法重要句式基本用法的讲解为标准衡量第

² 《等级标准》应用解读本指出：“为适应世界各地中文教学多样化、本土化的需求，每一级的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各项量化指标在教学实践中可以灵活掌握，既可以从中替换5%左右的内容，也可以减少5%左右的内容。”（刘英林/马箭飞/赵国成2021a：II）5%的灵活度是否合适，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³ “单句语法中重要句式的基本用法”含基本词类、基本句子成分（特别是补语）、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双宾句、能愿动词句、连动句、兼语句、存现句、比较句、“把”字句、“被”字句、“是”字句、“是……的”句、有字句、在字句等。

二部分提到的四部教材，可以得到以下有关语法教学进度和词汇量的匹配关系表：

表 2： 德语区高校常用教材语法教学进度与词汇量匹配关系

教材名称	单句语法重要句式基本用法的语法讲解结束于：	累计词汇量
《新实用汉语课本》	第二册学习结束	1072
《中文听说读写》	Level 1, Part 2 学习结束	1319
《博雅汉语》	初级起步篇 II 学习结束	1500
《精彩汉语》	第一册学习结束	1130

表格来源：自制。

从上表可以看出，德语区高校常用汉语教材中语法教学进度与词汇量的匹配关系相差不大。完成单句语法重要句式基本用法的学习，对应的词汇量要求在 1000 至 1500 词之间。而《等级标准》完成初等语法项目，所对应的词汇量（2245）则明显高于教材的一般情况。这意味着，以高校每学期平均习得 600 词计算，使用目前通行的教材学习，在两学期后基本可以完成单句语法重要句式基本用法的学习；而按照《等级标准》的匹配关系推算，学生需要学习将近四个学期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这是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另一方面，文章第二部分谈到的单音节补语的例子，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等级标准》语法和词汇的匹配度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等级标准》初等一级语法点和词汇本身的配合上来看，以下几点是否合适，也可以进一步讨论：

- 名词谓语句是二级语法，但一级词汇中存在“年”、“月”、“日”、“星期”；
- 双宾语句是二级语法，但一级词汇中有“给”和“送”、“教”和“问”；
- 一级词汇中有动词“去”，但没有表目的连动句（去某处做某事）；
- 序数表示法是二级语法，但一级词汇中出现了“第”；
- 持续态是二级语法，但一级词汇中出现了“着”；
- 用“是不是”提问是二级语法，但一级词汇中出现了“是不是”；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语法教学进度和词汇量的匹配关系上看，还是从《等级标准》中所选择的语法点和词汇的匹配关系上看，在教材编写时都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需要教材编写者进行创造性地处理或对《等级标准》所规定的各级别语法项目进行顺序上的调整。

四、《等级标准》中的汉字量化指标与教材编写

《等级标准》汉字表中收录的 3000 个汉字与《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中所录 3000 个汉字完全一致，只是对少数汉字所在的等级进行了微调（刘英林/马箭飞/赵国成 2021b: III）。根据《等级标准》应用解读本所作的说明，汉字的选取兼顾了汉字的流通度、构词能力、书写难易度、文化内涵等因素，并引入了认读与手写适度分离、手写汉字从少到多有序推进的原则（同上）。

从数量上来看，《等级标准》初等阶段（一到三级）汉字表共包括汉字 900 个，根据认写分流的原则，其中 300 个汉字需要手写。具体到初等一级，汉字表共含汉字 300 个，应从中选取 100 个汉字要求学生手写。

依据《等级标准》编写教材，在汉字部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认写分流”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贯彻。

从德语区高校汉学系的教学实践来看，大多数高校所坚持的仍是“语文并进，认写并行”的教学原则，学过的词汇中出现的汉字，一般都会要求学生认读会写。在上文提到的德语区高校常用的四部汉语教材中，汉字的处理方式也基本上为“认写并行”：

表 3： 德语区高校常用教材汉字处理方式

教材名称	汉字处理方式
《新实用汉语课本》	第一册课本中无汉字板块，汉字书写练习出现在练习册中。从课本和练习册的习题编排看，课文中出现的汉字要求学生认读会写。
《中文听说读写》	第一课开始前简要介绍汉字知识，课本中无汉字板块，练习册中无专门的汉字书写练习，但有语法和写作练习要求学生直接书写汉字。从练习册习题的编排看，课文中出现的汉字要求学生认读会写。
《博雅汉语》	初级起步篇 I 课本中有汉字板块，每课选取 10 个汉字展示，书写练习放在练习册中。从课本和练习册的习题编排看，课文中出现的汉字要求学生认读会写。
《精彩汉语》	第一课开始前简要介绍汉字知识，课本中无汉字板块。从课本习题的编排看，课文中出现的汉字要求学生认读会写。

表格来源：自制。

综上,无论是从德语区高校汉学系的教学要求看,还是从这些高校所选汉语教材对汉字的处理方式看,“认写并行”都是德语区高校汉学系汉语教学中一贯坚持的一项原则。按照《等级标准》的“认写分流”原则编写针对德语区高校汉学系学生的本土化教材,如何让教材满足汉字教学的实际需要,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依据《等级标准》初等一级的量化指标进行零起点汉语教材编写,在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个方面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挑战:在语音层面,初等一级所选的 269 个音节并没有完全覆盖所有的声母、韵母,少部分在语音阶段需要重点训练的“难音”也没有被包含在内;在词汇层面,初等一级所选的 500 个词汇有可能无法满足某个话题的交际需要,在教材编写时须进行合理的补充;在语法层面,相对于学生词汇量的积累,《等级标准》所规定的语法项目推进速度或许偏慢,除此之外,语法和词汇之间匹配度的问题,也对教材编写有直接的影响;在汉字层面,教学实践中对“认写并行”的要求,使得在编写教材时实现《等级标准》所倡导的“认写分流”原则具有了一定的难度。

随着《等级标准》的确立与推广,依据这一标准编写实用、好用的教材成为了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有赖于教材编写者直面挑战,创造性地解决上文所提出的各类问题。本文结合德语区高校常用的汉语教材,在语言要素层面对《等级标准》在编写零起点教材时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以期为今后的教材编写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还需说明的是,本文主要选取《等级标准》初等一级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对零起点的学习者而言,教材的系统性以及词汇、语法、话题的匹配度尤为重要,因而该级别更具有讨论的意义。未针对初级较高阶段以及中、高级汉语教材编写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等级标准》对其完全适用。分析《等级标准》其他各级别的语言要素是否适用于相应水平的汉语教材编写,存在哪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 Guder, Andreas / Vincent Burckhardt (2021), Chinesisch sprechen, schreiben, forschen? Ergebnisse einer Erhebung zum Chinesischunterricht in chinawissenschaftlichen Bachelor- und Masterstudiengängen, in: *CHUN*, 36, 7–39.

- 黄伯荣 Huang, Borong / 廖序东 Liao Xudong (2017⁶), 现代汉语 (上册) *Xiandai Hanyu (Shang ce)*,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金海月 Jin, Haiyue / 应晨锦 Ying Jinchun (2021), 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语法等级大纲研制原则 Zhongwei Shuiping Dengji Biaozhun de yufa dengji dagang yanzhi yuanze, in: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Guoji Hanyu Jiaoxue Yanjiu*, 1, 12–21.
- 李晓琪 Li, Xiaoqi (著作人) (2013²), 博雅汉语: 初级起步篇 I *Boya Chinese: Elementary I*,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珣 Liu, Xun (著作人) (2009), 新实用汉语课本 *Neues Praktisches Chinesisch - Grundstufe*,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刘英林 Liu, Yinglin (2021),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研制与应用 *Guoji Zhongwen Jiaoyu Zhongwen Shuiping Dengji Biaozhun de yanzhi yu yingyong*, in: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Guoji Hanyu Jiaoxue Yanjiu*, 1, 6–8.
- 刘英林 Liu, Yinglin / 马箭飞 Ma Jianfei / 赵国成 Zhao Guocheng (著作人) (2021a),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 第三分册: 语法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Standard: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Volume 3: Grammar*,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刘英林 Liu, Yinglin / 马箭飞 Ma Jianfei / 赵国成 Zhao Guocheng (著作人) (2021b),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 第一分册: 等级描述、音节、汉字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Standard: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Volume 1: Grade Descriptors, Syllables, and Characters*,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Liu, Yuehua 等 (著作人) (1997³), 中文听说读写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1 Part 1*, Boston: Cheng & Tsui Company.
- 信世昌 Hsin, Shih-chang / 梅嘉乐 Barbara Mittler (著作人) (2014), 精彩汉语 *Chinesisch einmal ganz anders*, Neuwied: Oliver Evers China Buchhandel und -verlag.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yubu*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Guojia Yuyan Wenzhi Gongzuo Weiyuanhui* (2021), 国际中文教育水平等级标准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und die Lehrwerkkonzeption für Anfänger – Herausforderungen bei der Erstellung von Chinesisch-Lehrwerken für Hochschule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Abstract

Mit der Veröffentlichung von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m Folgenden als „Standard“ bezeichnet) entsteht der Bedarf an neuen Chinesisch-Lehrwerken. Der Standard stellt Lehrbuchautorinnen und -autoren bei der Erstellung von Lehrwerken für Anfänger*innen an Hochschule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vor eine Reihe von Herausforderungen: In Bezug auf die Phonetik entsprechen die für die Stufe 1, Level 1 des Standards ausgewählten Silben nicht in vollem Umfang den Erfordernissen des systematischen Erlernens von Pinyin. Hinsichtlich des Wortschatzes entspricht die Vokabelauswahl der Stufe 1, Level 1 des Standards teilweise nicht ganz dem Bedarf an Vokabeln für bestimmte kommunikative Themen, die in Lehrwerken behandelt werden. Angesichts der Grammatik ist die im Standard festgelegte Progression vergleichsweise langsam und es lässt sich eine Diskrepanz zwischen Grammatik und Wortschatz an mehreren Stellen beobachten. Im Hinblick auf die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muss noch weiter geprüft werden, inwieweit das Prinzip der Trennung zwischen „Lesen“ und „Schreiben“ von Schriftzeichen in der Lehrpraxis verwirklicht werden kann. Ob die oben erwähnten Probleme kreativ gelöst werden können, ist für die Erstellung eines praxisorientierten, nutzerfreundlichen Lehrwerks von großer Bedeutung.

Keywords: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isch-Lehrwerk; Hochschule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Manuskript eingereicht am 19.02.2022; akzeptiert am 09.06.2022